司農奏議

司農奏議卷之十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覆叙天津墾田功次疏

題為甄別海濵屯田效勞文武官員以昭懲勸以資兵餉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督薊遼兵部右侍郎蹇達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孫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應龍各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卷查萬曆

二十九年十一月內該保定巡撫汪應蛟題爲海濵屯田試有成效等事議令天津左右兩營軍士六千人春秋免赴防薊合水陸兩營兵士四千人將葛沽白塘等處荒地開墾五十九頃收獲稻糧萬石有奇新開地土本年姑免起科許爲世業該本部覆議墾荒力穡事宜節經諸臣建白向無成效今以營衛軍兵併力耕種獲有稻糧深於國計有禆合咨行保定巡撫督責道府等官照依題議着實舉行其問工作物

力悉聽便宜區畫事竣甄別勤惰破格勸懲三十一年七月內又該保定撫按官孫瑋等題報萬曆三十年天津水陸右三營軍士耕種墾熟地一百六十四頃三十畝共收穫稻糧五萬九千四百五十餘石左營官軍協助右營濬築堤渠各四千一百六十五丈本部覆議將在事賢勞文武官員移咨吏兵二部俱與紀錄運判裴應坤俟下年考覈另擬陞級副總兵陳燮仍略加優異千總陳思元量授實職俱經題奉

欽依在卷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保定督撫按官蹇達等會同題稱三十一年分陸營新墾地三頃三十畝幷上年墾成地一百七十六頃八十畝內水陸右三營軍兵二千三百一十五名種田一百六十五頃三十二畝收稻糧三萬八千二百七十六石一斗三升召募官民佃種一十三頃一十五畝上納水稻一千四十石中軍林起龍千總陳思元蔡隆道佃種一頃六十三畝收稻穀三百九十一石二斗盡數入倉以上稻

穀雜糧共三萬九千七百七石三斗三升除衛
留種料并犒賞軍兵外實在入廒三萬五千三
百三十石二斗八升以抵軍兵本色行糧之用
要將効勞文武官員分別推擢復職紀錄各一
節爲照 國家捍禦封疆足兵先于足食屢見
議餉者不請發內帑則加派地糧病
國病民莫此爲甚苟能以彼之屯食彼之毛屯守
相資兵農並用豈非完策先年天津瀕海荒地
斥鹵不堪菑畬屢經建白諸臣有欲召募民佃

廣行開墾有欲巨商大賈捐資濬築甚無任事之人徒使議臣空言皆成畫餅今該先後撫臣汪應蛟孫瑋首倡墾闢曲示勸懲道協等官張佐治陳燮等勞瘁不辭悉心經理督責三營將吏分畝開耕邇年以來荒徵棄地頓成沃土今三十一年止撥三營官兵六二千三百餘人將新舊墾成熟地悉行播種收穫稻糧三萬九千七百有奇儘足軍兵六一年本色行糧之費當此屬藩告急徙爨可虞之時而能屯練相兼戈耒迭

舉已成之業保而不失實文武同心任事之所致也除天津兵備道祭政吳□佐治近報病故都司常鶴已經按臣論劾不叙外其勞績顯著如水兵營千總武生陳思元祭隆道右營中軍所鎮撫趙宗德千總千戶鄒光祖畊晦克勤稼收成最均應紀錄內陳思元上年議授實職尚未題授蔡隆道捐貲種稻義懋功高且與陳思元兩列屯功薦剡與巡撫所擬不係世職薦二次之例相符應准照議題授實職提調屯田協守

天津副總兵陳㸚身先士卒不辭畚鍤之勞足遍郊墟立致蓄積之盛三年儲粮千里膏腴去年叙加優異、[illegible][illegible]尚未議覆然當

國家財匱之時乃能自東作以供軍餉厥功似難輕泯合應仍加優異以示風勸專管屯務運判裴應坤親省耕斂三年之艱苦備嘗督墾荒蕪四野之草萊盡闢本官先係通判降授乃今因銜日久績懋勞深應復原銜天津管倉員外郎張五典身任軍儲之寄慮先兵食之圖布恩信

於三營軍多挾纊足芻糧於全鎮士免呼庚計其賢良委應特叙及查　令甲惟大閱過功賞糧官得與地方官同叙海防開荒屯種查無同叙之例難以槩及既經督撫按會題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吏兵二部將副總兵陳燮千總等官陳思元蔡隆道趙宗德鄒光祖均與紀錄陳燮仍加優異陳思元蔡隆道各量授實職運判裴應坤准復原銜仍管糧務本部仍咨行總督撫

按衙門將三年所獲在倉稻穀雜糧抵放各營行糧之外餘剩者准作月糧支用其原派民地糧餉漸次酌量減徵榜示在事官軍以後盡力開墾及時耕治有功之日定行一體優叙撫臣先將減徵并散給軍士糧餉數目造冊報部以後逐年將新墾地畝照科徵納稅糧馬草的數一併開載以憑登入計典備考統候

聖明裁定

勅下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具題奉

八日奉

聖旨是陳燮仍加優異欽此

考覈延寧管糧疏

題爲欽奉

明旨考覈差滿官員事陜西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據總理延寧二鎭糧儲戶部陜西淸吏司郎中

秦尚明呈前事等因到部臣等會同吏部署部

事左侍郎楊　看得

國家四百餘萬之入大半靡費于疆埸其中纖毫

升斗之施豈盡實沾于軍士大抵隸名尺籍則

有影射朘削之虞委寄倉廒則有雀侵漁之

費其所從來已非一日臣等寒心

國計每期內外以撐持藉手　明綸不啻再三之

申飭前者郎中王受擲省數多荷蒙　優敍臣

等方慶風示之有人矣今郎中秦尚明三年任

滿數亦相當據呈開稱本庫支剩及四月應解

與京運未到先支過三十三年春季餉銀共一

十七萬四千餘兩夫本年之所應解者即在庫

實存之數今年之所借放者又去年支剩之銀

縱本官不以為功然支剩一分即可扣抵一分

其于京運所裨良非淺也至于查刷倉庫侵欺虛冒本折糧料六萬三千有奇草二十萬六千有奇皆緣本官在任以來力任勞怨必使倉場之陳者支絶而後給之以新虛者𡚁清而後准之以實此其立法精嚴姦宄無遁不惟一處可行即在九邊可式使非錙銖愛惜節嘶以成多何能변積充盈餘前而抵後哉相應先准復職仍聽臣等將本官所報節剩錢糧移文該鎮從實查覈申報前來如果得實即將遼東郎中王

愛事例分年扣抵京運另行酌議具題優處爲
此具　題合候
明旨勑下遵奉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八月十二
日具題十五日奉
聖旨是准復職

考敘延寧糧儲疏

題爲欽奉

明旨考覈差滿官員事陝西淸吏司案呈案查本年

八月內總理延寧糧儲本部陝西淸吏司郎中

秦尚明任滿回部例應呈請考覈等因到部該

本部備查歷年以來屢該輔臣陳于陛戶科都

給事中石應岳等條議本部覆奏　欽依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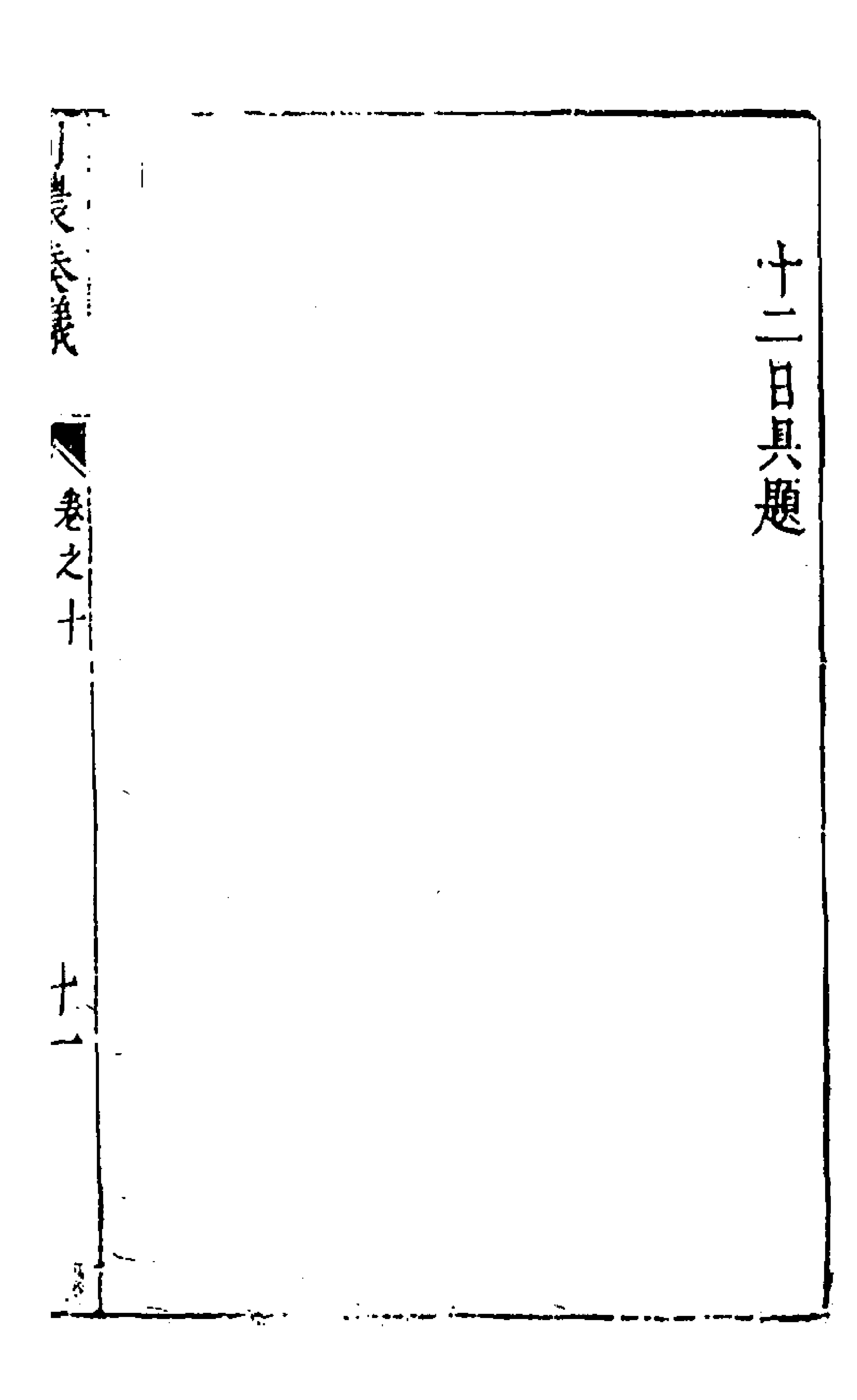
看得本官節剩錢糧與遼東管糧郎中王愛數

頗相當但陝鎮路遠行查稽稽時日遂會同吏

部一面具題先准復職一面移文該鎮將本官所報節剩銭糧從公查核如果得實另行酌議具題優處去後今據接管郎中孫敦化同獨與奏即中原報數目鑿鑿不爽夫本折至二十四萬餘為數亦不少矣均是此鎮其額例不加多也其幅幀不加廣也昔何以置之烏有之鄉動稱不足今何以增至鉅萬之纍突稱有餘彼囊橐之私潤者勿論已即有皎皎自好者則道旁之物誰肯銖積寸纍金泥而惜之乎而茲且藏

毫之必擠也彼狐鼠之公行者勿論已即有奧
窔月持者則驚狎之家誰肯張膽明目孤注以
博之乎而茲且豪猾之必問也是于其一塵之
不染可以徵律己之操于其三尺之必嚴可以
徵奉法之誠于其積小以成多可以徵斡濟之
材于其任勞而任怨可以徵擔當之勇當此倉
庫並竭之時即竹頭木屑臣尚欲蓄之以佐
國家之急乃有苦心殫力如此臣者儻各邊向風
砥礪共濟時艱則臣之所以藉手者豈其微哉

據其羸餘之數應與遼東管糧郎中一體超陞
第本官自安職分之常堅辭不次之擢臣遵奉
明例既不敢隱蔽不舉以沒廉幹之功出體堂屬又
不敢固執成規以拂勞謙之衷相應覆
請合無
勑下吏部聽其酌量優叙以示崇獎而本部不得與
爲廉既可以存歷年激勸之典又可以遂一人
遜讓之情此風厲九邊餉臣一大機括也伏惟
聖明裁答俯賜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三



十二日具題

考叙崇文門官主事疏

題爲考覈司屬官員事貴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據本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官箴呈稱本職於
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內奉本部劄付該本部
題奉　欽依差往崇文門監收一應商稅等因
奉此遵於本月初三日到任接管起至三十三
年十二月初二日止監收過商稅銀錢共計七
萬八千二百四十三兩九錢有零俱已解發隨
即登填稽考文簿并青冊按季送部查考訖呈

蒙本部題差主事張京元於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到門更替隨將關防一顆及原行文卷交付本官收掌外本職回部例應考覈等因到部該送司卷查萬曆三十一年十月內該本部題奉
欽依崇文門稅課分司以三十二年爲始照依各鈔關事例題差一年滿日方許回部考覈以明殿最等因在卷及查本官收過錢糧俱已盡數完解今據前因相應考覈案呈到部爲照人臣值
國家艱難空匱之秋不期于議論之多而期于擔

當之勇不期于有擔當之名而期于有幹濟之
寔居平明言善議自以爲莫及及當機遇事恇
怯不前則其所稱許者猶説鈴也遇事慷慨明
作自以爲敢任及筴計見效尺寸罔裨則其所
圖維者猶畫餅也有如勞怨不辭寛猛中款便
國宜民兩受其利是所稱廣幹之能臣也臣何
敢不亟以聞乎查得臣部内外諸差有煩有簡
有易有難就其簡易而避其煩難此常情也然
他差雖號煩難不過簿書之紛紜應酬之溷擾

而已稍一振刷猶可寔力惟崇文門監收一差密邇日月之下輻輳宦紳之交事事請託人人影射欲專事操切則法有所不必行欲緊從周旋則恩有所不能貸報溢于額者人以溢額議之報虧于額者人以虧額議之毀譽捷于影響黑白憑其愛憎以故每值此差之缺百計營脫視若苦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主事官歲者疲任無幾適委是差彼即安然承之絕無難色且舊例止十三月近始改爲一年此一年間從

容展布委曲調停既不激而不隨又不吐而不茹
今中所難假者雖強禦不狗豨藏可少補者雖錙銖必惜如嚴包攬之爪分則禁戢懸諸太榜慮封兌之厄漏則守亂責諸解官循環宜勘封記置副簿以銷繳件而搭夫擕者絕回頭宜點定也註完單以塞滲補而穿鬼洞者杜官吏管司下籌舊所云箱錢床錢飯食錢更不復巧立名目羨餘併作正解書所稱夫銀役銀犒官錢毫不

敢妄有開銷以至冗役之濫汰也供具之頻減
也諸不瑕枚舉總之極力樽省以為
國課計耳細查今歲錢糧較之往年果有存溢夫
此此須昔出筆墨紙劄之餘易足為本官多弟
其絜己奉公身不點于錢羨殫力體
國勞不憚于拮据職本官之行誼才猷可槩見于
此矣當此物力匱詘之秋值內外勤渠大小節
省俱如本官之留心則纖毫涓埃之積又何遽
不為泰山滄海之助哉據其蕆孫之賢本宜破

格優處但私竊本官之雅操似非區區以一節
見長者相應照例考覈恭候
命下准其復職容臣通行內外各差使知恪共于奉
職循法之間自明揚于大庭廣衆之上庶頑
立懦惰竊戒者將鼓之前激濁揚清砥礪者益振
其後而臣亦獲藉手以報
皇上於萬一矣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
題三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奉
聖旨准復職

司農奏議卷之十一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　孫濟初撰

寬被逮小臣疏

奏為小臣狂悖可原中使羅織難信懇乞
聖明平怒霽威以安積苦小民事臣惟自礦稅再行
以來諸臣連章累牘力爭而不能得者
皇上一旦渙發　綸音慨然停處夫停即停耳獨于
稅務姑分之而姑徐徐云者無亦灼見稅之結
怨有甚于礦故委曲權宜其間明解四海以三

面之綱而陰開群璫以一線之路乎當此時使內外同心將順庶幾宵小不至分外生事而天下亦被其福矣頃接邸報見陝西稅監梁永一本爲有司抗　旨狂悖孤臣萬苦莫伸等事隨奉　嚴旨咸陽知縣宋時際併有名好惡都着撫按拿解咸陽知縣滿朝薦降級調用臣驚悖之餘不覺痛恨益恨二臣周章躁妄不諳事機以致　皇仁屯而復閼小民安而復危也則惡得無罪夫二臣之罪臣猶恨之而況

皇上

皇上之赫然震怒宜也及近接撫臣咨題參礦監一揭大都謂趙欽倚信匪人流毒全陜人情怨憤勢將甘心于欽用是多方調御衛之出境而去此其說于永疏全不相蒙而其事寔可互相證據者臣因揣知時際朝薦雖至愚昧必不敢猖狂以抗　旨或因調停獲罪而梁永偶未深察耳益永之播惡稔奸什伯于欽而胡奉遒安正其腹心擬置之首夙昔暴横吞噬于地方

者即隨欽出境民且甘心今聞分稅之
詔彼謂　聖心果然厭惡此輩其飲恨思報當不遺
餘力矣時際小臣恐釀亂激變干係匪小姑將
胡奉趙安暫行監禁此或有之然原其意監禁
兩人所以稍殺百姓之怒稍殺百姓之怒正以
冀安稅監之身者也假令當日不爲曲處一聽
民之所爲則衆怒一發兩監當無所容而群究
必爲齏粉矣今永不深德保全之苦心而反曲
飾狂悖之顯過先發制人大張虐燄嘻亦狡矣

哉此其時勢必爾不卜可知要以當族撫綏之
公勘不當聽一面之單辭臣未敢多爲置喙惟
是區區深念者　恩詔覃敷溥海懽騰中外臣
民方引領以覩德化之成不意甫就戎弦旋復
故轍使陽春變爲霜雪明鏡翳于塵埃不無爲
盛德累政之少點也則可惜秦民强悍密邇虜酋中
外臣工方蒿目以圖安攘之策儻或驚畏之過
疑而走險使胡越起于輦下羌夷爲之棲轇不
無煩安戢撲滅之　睿思也則可怵氣民艱難

初脫湯火其間瘡痍未起喘息未定者不知當
何如以畫善後之方乃今口誦　德音身罹寔
禍使祝頌易爲怨讟謳歌仍爲咨嗟是匹夫匹
婦籲地呼天將無已時也則可憫況
皇上旦夕問崇奉　慈闈懌舉大禮正宜聚四海之
順獻萬年之觴而忍令向隅致干天和又豈所
以光　吉典而暢　皇情哉竊聞雨露雷霆皆
大造生成之恩刻印銷印自聖人無我之公伏
乞　勅下部院行該省撫按從公查勘宋時際

等抗違狂悖果否情真不許回護明白奏
聞如果情罪的確再行緊速未爲遲也更乞
嚴諭梁永務曲體　明旨撥靖地方毋得偏聽奸黨
激變良民庶道路喧傳不替　寬仁之頌遐方
觀聽重仰　日月之明其于　宗社生靈亦永
有攸賴矣職掌所關義不容嘿臣愚不勝悚慄
企望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具
奏

請寛屬官疏

奏爲小臣因事憤陳詞涉過激心實可原懇乞

聖明特賜曲貸以作敢言事項者臣部主事田一井

偶因兌解邊銀與管庫主事潘文等面相爭執

臣愚不能調劑遂致一井摭拾數事再憤

宸嚴伏蒙　聖明洞悉終始幷容臣照舊供職矣臣

感激　恩私誓當報稱容卽開籍報名

廷謝外言念一井者一介書生纔通仕籍遇事侃

侃常懷諭列之思感時悠悠不勝憤嫉之念志

欲廓清乎宇宙言多依附乎聖賢據所指陳委
多狃戇茅秉心制行雅非齷齪者流而趨事急
公頗負慷慨之氣養之足以有用抑之難以自
新況鋮頑碌愚于臣爲益友在錢穀之羣吏正
欲藉以寢奸張膽明目于　國爲直臣在
聖明之四聰自不妨于兼聽此其才實可惜而其心
亦可原者也伏乞
皇上少霽　天威姑從寬政俾之恪共舊職磨勵將
來庚山澤之茹納益弘公而葑菲之遭逢不偶矣

等因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具題

司農奏議卷之十二

太子少保戸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濤初梓

考察自陳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公察典事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爲遵舊例

嚴考察以勵庶官事內開兩京官員六年一次

考察四品以上例該自陳等因奉

聖旨京察着于本月二十八日行欽此移咨到部臣

叨列九卿例應自陳伏念臣繇隆慶五年進士

司郡理歷郎署濫竽寺院以階今官

兩朝恩遇頂踵莫酬顧智短術疎無當世用庸庸碌
碌浮沉至今而復畀以千絲萬縷之計事更值
三空四盡之艱時上之 御用鉠供每慚將順
下之民生敝極重愧滋培内之諸邦則壤之賦
有積逋而無全輸外之九邊享士之需有愆期
而無宿飽頻支老庫立見空虛屢借冏金徒爲
苟且曾不能攄一得效一奇用佐 公家少紓
旰食不才不職孰有如臣今日者乎況蒲柳之質望
秋先零而風燭之年既耄且病文移雜遝錢穀
泥淆繞一躬親便成委頓而頭目瞑眩心氣怔

忡筋骨加急而不柔精神銷鑠而待盡悲益憂疴

憂病逆竭于一腔而謀

國謀生空嗟于兩廢在諸廷臣中最宜首加罷斥

用戒素餐別選賢能使膺重寄則

國家黜幽之公正肅臣保終之地而田野偷生之

日皆

朝廷優老之恩也臣愚曷勝惶恐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具奏二

十八日奉

聖旨卿職司邦計端誠周慎宜益率屬綜理以副倚
任[illegible]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

題解節省餘銀以濟邊需疏

題爲查解節省公用餘銀以濟邊需事貴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批部中每年收昌平鎮職稽臨清倉廠輦等項銀兩解部給散官吏筆墨炭價寫本書役工食及修理公署等項查自三十年起至今止除用費外實撙節銀若干解過太倉若干即今見存若干應否酌量仍解太倉作正支銷逐一查明具揭報部以憑具題等因到司奉此查得本部自三十年三月莅任起至三十

七年九月止陸續解過太倉銀庫節省銀四萬七千兩萬曆錢二百三十萬八千六百一十文外見今在庫銀二千二百二十一兩有零合無于內動支一千五百兩仍解太倉濟邊餘者存部支用緣因通查案呈到部爲照前項銀兩係本部堂屬公費之需毋年大約起解一千此舊例也臣自蒙　恩擢八載於茲時值中外多艱物力匱詘邊疆待哺之卒伍帑庾無隔宿之金錢握算持籌　章無策凡可以少佐軍

國撙省羣權者無不殫心極慮務不餘力而讓賢
矣總今數年解過如許而目前應解者尚有一
千五百餘兩此皆拘曲之儒較量錙銖不諳大
體遂使涓滴細流盡歸滄海斯亦時勢不得不
然非敢矯情以要
聖明之知也但前解送太倉數目未經具題今臣病
在膏肓萬無起色誠恐一旦溘然中間不無別
生情弊事關錢糧紛難草草為此不避煩瑣謹
將前後解過數目開列上　聞以備查考乃臣

鼯鼠之技止此矣旦夕就木不復能再事

皇上矣伏惟　天恩俯賜垂察

勅下施行並假病臣一息之餘望丘壟而老馬骸骨

妻孥覆露多矣等因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具題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這觧過節省銀兩具見苦心知道了欽此

司農奏議卷之十三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辨會推疏

奏為會推孟浪竊鈇招疑懇乞　聖明電察并
賜議處以昭大公事本月二十一日接見邸報該工
科給事中胡忻題為會推之典漸輕僥倖之竇
漸起等事大要謂河南巡撫懸缺日久迺奔競
者流賄緣若騖馳竿牘於公卿之門投筐篚於
浸要之路聞諸道路紛紛有謂河南巡撫營謀
者衆長安貴遊業有為之地者等因臣愚讀之

三過毛髮竦然未曉所謂竊意當此清明之時
人人淬礪事事公平安宜有此或出一時流言
之誤未可知耳不兩日吏部傳單會推前缺臣
因久病註籍尚未開門雖部中之事務日每躬
親而朝參之舊規實爲久曠故於會推之日親
書一員封送吏部則山東布政沈季文也外加
一書與左侍郎楊時喬云病甚不能趨　朝所
有僭擬奉覽其可否惟命非所敢必矣敎焉乃
時喬回臣一帖亦未言及季文不應推也今聞
科臣胡忻疏論季文不當與推或者卽前所指

希競其人乎審是則臣似不可無一言以明心跡臣山東人也季文山東左布政也無論臣之生平季文知之即季文數年以來一政一事臣亦頗得其梗概焉東省備倭一事加餉幾五十萬季文陸續汰去二十四萬謂不可大造於東人乎他如議收頭議欽解議徵納議臨德倉糧種種所行在人口耳即如臣部年例邊餉每一欽解動至數十餘批而遼陽民運每年一十三萬有零毫無欠缺此臣日與司屬言之稱不絕

口者也假令天下藩臬有司皆如季文急公家之務臣等又何憂邊餉乎先是撫臣黃克纘河臣李化龍各遺臣書無不極言季文之賢急宜推用僉未言及某省某缺也而東省士紳稱季文者更出一口豈其盡爲季文地乎蓋人各有心亦各有口愛之者欲加諸膝惡之者欲墜諸淵衆擎易於飄羽流言易以欺人所從來矣臣觀季文之爲人才極高而擔承甚力識極敏而嫌怨不辟蓋自

戲事報竣以後人言已嘖嘖乎不免矣臣極知之極
措之用是不避掎摘月脉一 推緺附以人事君
之義以冀一 時同心或諒臣之無他並諒及於
季文也而不虞其不爾也在昔山西一 缺臣不
嘗推及連標乎乃標不嘗論臣者乎臣當舉筆
之時止知標其才其望堪任巡撫而疇昔一事
之齟齬槩已忘之矣彼祁奚之舉午舉孫獨非
人類乎臣雖不肖極豔斯譚其舉標也爲其賢
也其舉季文也爲其有益於桑梓也獨柰何其

以嫌爲解也臣之心跡如此不敢不以實

聞若曰筐篚曰漫耍則有舉

朝之[illegible]臣科臣賢者或亦不忍以此加砥砥之

人矣伏乞

聖明垂察並

賜議處以爲推舉不公之戒臣即屏逐遠竄伏無遺恨

矣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具奏八

月初九日奉

聖旨卿忠誠爲國推舉非私不必因人言致辯所奏

朕知道了吏部知道欽此

奏辯人言疏

奏為人言踵至內省驚惭懇乞

聖明亟賜罷歸以平公憤事臣以老病杜門乞休疏

凡十餘未蒙　矜允昨於二十九日方拜疏再

陳恭聽　俞旨乃科臣王元翰道臣史學遷之

論列復及矣科臣語意渾涵不深摟索臣讀三

過媿不欲生中間事之有無臣不暇辨然亦無

庸辨也乃至臺臣極論醜詆淋漓數百餘言皆

夢想不到之事豈而不辨則含寃茹苦曾參君

果殺人辨而未白則啓口招災市虎叉將三至
爲不得已畧陳梗槩惟
陛下垂察焉臣待罪倉場終始五年株守閉局未與
公朝一事比及叨轉今職適遇楚事紛紜奉
旨會議臣不自揣謬出一單據事直陳各攄所見此
單原呈　御覽爲日非遥其中有無別腸
皇上知之士紳知之天地鬼神鑒之而詎意其留爲
今日之禍胎也中間事體臣不敢言卽臺臣疏
中業已自露其微矣當此清明極辨之朝豈無

慷慨持平之論迨至波恬浪靜之日自有剖肝
露膽之時留之異日以族公評奚必臣言之呶
呶也惟是士人操行廉恥為先
國家勸懲風節是重彼既目臣為大姦臣即自視
為大姦人亦視臣為大姦矣夫以寡廉鮮恥之
人突蒙千古不解之詬尚可班禹稷之儔而雍
容於郎署之上乎伏乞
皇上即賜罷歸以為大臣無風節者之戒仍將臺臣
所論事情　勅下部院從公勘擬如果得實卦

受斧鑕即粉身碎骨勿辭也臣愚無任激切惶
悚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具奏

奏辯人言疏

奏為病臣辱　國辱身懇乞

聖慈罷譴以伸直氣事臣見邸報中有南科臣劉蔚俊一疏薄許臣以不貪而厚責臣以不去披繹再四悚媿殊深蓋臣求去而甚不得且無解於人言時方指貪而復謂清知[illegible]資乎談柄臣於床蓐間宛轉跼蹐不能即安而科臣彭惟成之疏果出矣思致秀於琳瑯體裁㷭藻於月露臣衰朽無能識亦不能置喙惟是中有益國肥家等

語則臣安敢緘嘿無言夫盜惡名也身爲典守而自甘攘竊天下之大僇也冒惡名而干重譴朘公帑而潤私橐此在中庸以下或羞爲之而乃舉以加之硜硜之人嘻亦過矣臣世卿固非能盜國者備在六卿夷于盜竊則辱

國數十年斤斤自守暨末路而一旦隕墜焉則辱身皆以臣不得去之爲招也昔曾參未嘗殺人而人言三至參毋不免于投杼令臣之行不及曾參而憎臣者又不止三臣恐

皇上之為臣投杼也秦鏡高懸妍媸畢獻恢恢天網
蹻跖奚逃伏乞
皇上先削臣名或令暫回閭里或令待罪　國門
敕下九卿科道及撫按等官將臣在籍見存之產具
與夫在京久束之行裝逐一簡查明的中間果
有半銖稊米出自帑庾則請治臣以監守自盜
之律不　必計其滿貫否也如或未然亦乞
皇上亟撤樊籠捐此鐵網勿令天下謂臣　老詩無恥
至屢時俟以去就動之而猶濡滯不自引裁也

寧獨上辱
君父抑且下辱友朋矣臣言及此臣息幾絕即雖
皇上高拱穆清獨不為
國家計長久而尚畜此一盜臣乎等因萬曆三十
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具奏

司農奏議卷之十四

太子少保戸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恭謝鈔錠羊酒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萬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該吏部以臣

歷正二品俸三年考滿題奉

聖旨着復職欽此伏蒙

皇上欽遣

御前答應牌子郭朝

頒賜臣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到臣私寓卽望
闕叩頭祗領訖除赴鴻臚寺報名次日早
廷謝外臣仰荷
鴻私不勝榮幸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具奏
二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欽此

辭署銓務疏

奏爲銓務關係至重病痛兼攝尤難再懇
天恩辭免署篆以圖卒職事臣以戶臣計
國無術日就窘困頻負指使心口自責
斧鉞宜先乃復蒙
恩俾署銓務頃值大計蒇事具疏控辭
皇上德意溫諄奬借非分臣捫膺感溯敢後驅馳但
臣本無才而今則才與力俱窮素多病而今則
病以年益甚卽於臣部勉强撑持時復遺漏

上供不給百一下征久盡錙銖臣無職無爲至愚至拙故至於此此豈復有兼人之能抱出位之想者乎矧彼銓敘流品藻鑑人材爲何等事恐大智尚或不周全力猶未遽舉而顧以昏朽如臣者欲分其挈瓶之守而責以越俎之代雖路人知其不可矣夫犬馬可効臣敢憚勞髮膚可捐臣敢惜命惟是錢穀最冗拮据最難臣經營本業宵旦未遑奔走他曹事務何及即今吏部之事因臣而廢弛者不知幾何而臣部積牘如陵

臣之職守日以蕩墜若不明决陳
請則臣失職之愆與誤　國之罪可勝誅乎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原非規避容臣仍舊專理本部其吏
部印務或即
命侍郎周應賓署掌臣愚茍免顧此失彼之愆而得
一意從事錢糧少舒　宵旰臣狗馬之願畢矣
臣無任悚仄懇籲之至萬曆三十二年正月二
十六日具奏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卿德望素著精力有餘銓部暫勞兼署勿辭吏

部知道欽此

請假省墓疏

奏爲衰病日深家山久曠懇　恩垂念微勞

特賜暫假少伸子情事臣聞狥國忘家者臣子致身之大義而求忠於孝者聖王御世之微權故貞臣不先私而後公明王必設身以體下然後疾痛痾癢上下相關元首腹心聯爲一體者也伏覩　大明會典京官六年許假省墓蓋

國家勑勸之宏摹所以恤臣下之私而教之孝者意深遠矣臣於丁酉蒙　召起家條忽十年未

追旦夕自顧軀殼豈出空桑寧獨無根本之思
丘壟之望哉緣在倉場會計旁午嘗值糟糠見
棄再四陳情未荷　矜允嗣承人乏濫陟地卿
適際空虛號稱艱苦於時在
君父尚勤宵旰在臣子敢憚拮据乃不意微有天幸
苟延至今雖帑藏未至克盈而經營少有次第
犬馬微勞固無足念然以
皇上帷蓋之仁推之或亦臣弛擔息肩之期報本反
始之會矣臣年六十有九體力衰頹眩暈時作

西山之景知復何時目今朔風鼓烈旅鴈哀鳴殘喘羈身動成慘切每於午夜追思劬勞罔極膝下之懽既長已矣而半畝荒墟十年草莽狐貍之所窟穴童牧之所樵蘇行道之人猶或咨嗟而臣爲血氣曾不能執汎埽於阡陌灑麥飯於春秋有如溘焉不諱將何顏以相見於地下耶昔王裒致痛於蓼莪徐庶縈亂於方寸彼者遭時不幸故志願長違今臣立太平之　朝事至仁之主烏鳥微私當無不獲此臣所以直陳胸臆

不敢復爲繁詞伏望

皇上俯加哀矜暫准給假以廣

聖明之孝治以伸人子之微情儻愚藉　寵靈不遂

凋隕而自今以往苟活一日尚圖竭力畢命報

皇上於一日也臣區區血誠無任迫切顒禱之至等

因萬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具奏

引年乞休疏

奏爲老疾交侵身危職曠謹遵引年成例懇

賜放歸以息餘生以全晚節事臣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人繇隆慶五年進士歷官郡理郎署以至今職中間　優容愚戇且起之廢棄之餘洊擢淸華弃恕其瘝曠之罪所受

仁聖恩私眞天比高地比厚雖捐軀靡酬忍奉身求退耶惟是蒲柳之質蚤已凋殘犬馬之年于茲七十矣血氣精神消滑潛鑠時或顧影而自傷

持行視聽日憊日昏人且旁觀而私歎昨年以
往尚可支持新歲而來愈難驅策郎使處之散
局亦自玷彼淸班况喉舌何官錢穀何事今日
又何恃也拮据萬狀無敢艱難勞悴百身徒滋
頹廢縱
陛下篤帷蓋之誼每賜寬容而臣愚當覺鑰之司實
悲喘汗况造化佚人以老老而不佚止足之謂
何　國家爲事置官官不任事安用虛縻餼廩
爲也伏讀　大明令一款凡內外大小官員年

七十者聽令致仕欽此臣今行年正與例合懇

乞　聖慈特准休致一則遵

祖宗典制見　聖朝有優老之盛儀一則讓師濟才

賢俾庸愚無充位之顯罰懸車已晚安能更俟

河清竭蹶罔功惟有自圖丘首此于人情士節

又自有私幸焉其或畎畝餘生尚延一息日從

太平父老祝

皇上如岡如阜之禧則雖蕭然一壑榮於九列多矣

臣愚不勝惶恐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初四日具奏初十

日奉

聖旨卿猷望隆重正切倚毗且精力未衰豈得引年

求去宜即出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

懇　恩乞假疏

奏為耄齡久衰新病增劇懇
恩賜假以便調理事本月初十日接到吏部咨文該
臣奏為老病交侵身危職曠等事伏奉
聖旨卿猷望隆重正切倚毗且精力未衰豈得引年
求去宜即出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一見
之感愧交幷跼蹐靡措擬即報名　廷謝緣臣
年齡衰邁疾病纒綿已非朝夕忽於是日簡閱
移時偶失節嗇事煩食少重冒風寒始僅侵及

股臂動履惟艱繼則延入肺腸嗽嘔不止偃卧
床第晝夜呻吟醫藥雜投迄無寸效竊念七旬
殘喘嶮巇之迫已深二豎牽纏膏肓之祟難脫
所據部中事務綦巳叮嚀司官照常辦理即雖
片紙隻字不許時刻稽留顧臣身一日離局則
臣心一日懷憂病因憂而轉熾局因病而久虛
縱
陛下憐臣念臣不即譴責而臣職謂何瘝曠乃爾此
所爲狼顧靡寧身與官而俱廢者也爲此伏乞

大恩暫容給假庶幾靜調數日差俟痊安即當
廷謝進部以副
聖懷臣愚曷勝激切哀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具奏二十
二日奉
聖旨卿偶感暫准給假數日即出供職該部知道欽
此

聯看牲蹏[illegible]仍賜别

題為溺職乞休未奉[illegible]令退誅[illegible]

欽遣驚惶無措懇 恩[illegible]催弗前

遣以光大禮事頁[illegible]

自揣愆尤連蹶[illegible]

御覽矣方杜門靜俟[illegible]將正

明旨令臣驗牲夫當[illegible]僻詞

聖德重新之會臣敢不[illegible]碩肥膌

嚴命仰願念　禮祀鉅典[illegible]

爰著民力之普存而明德馨香用來
玄穹之昭格是必粹白無瑕之士而後可備周旋其
非踈庸不職之臣獲濫與於肅將也明矣乃今
臣何如哉捄荒無策徒軫百姓之倒懸是不忠
於民也不忠於民則不信於神矣足國無奇莫
紓 九重之旰食是不格於君也不格於君其
能通於天乎以玆席藁待罪之軀儼然膺備腯
咸有之寄竊恐疵垢交叢已自郎於瘯蠡而昏
懞靡定亦奚辨於蕃滋神將吐之戾竊重矣是

用不避煩瑣冒昧控辭伏乞

聖明鑒臣愚拙憐臣衰朽將臣原疏慨賜批發容令

退休無使久誤　國計仍别遣大臣一員以襄

省牲大典庶乎牲牷豊潔可致

上帝之居歆而臣亦得伏處嵁岩竊效華封之餘祝

矣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請假省墓疏

奏為君恩罔極千載難逢懇乞

聖明准假省墓以光孝治事臣聞臣之事君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體臣也當推心以置腹既念其艱難困苦之狀又憫其室家父子之情故大小臣工莫不沐浴其膏澤而激勸其孝思乃若臣者特蒙 主知謬叨戶部歷總督以及今秩倏忽十有二年矣經營於上下出入拮据于損益盈虛逢歲時之不常值水旱之互至何有何無

黽勉求之前挈後曳心力竭矣雖幸天地之含垢可佹逭於譴訶亦緣左右之喪朋卒未免於旁午謂宜慎終而如粘安敢就逸以辭勞惟是數年以來淹木為災齊魯更甚聞臣父母之墳墓多被沖淹馬鬣封而欲頹松楸拱而將落牛羊踐履狐兔憑陵行道之人過之猶為酸鼻屬毛之子聞之能不傷心夫傭夫販子苟屬為人尚將上父母之丘壟舉霜露之祭掌列臣身為五卿叨積寸累報德酬功之禮闕焉如遺

跼蹐惆憔之思耿然若夢自非身出於空桑豈
遽情忘乎風木此臣所以恍惚寢食號泣昊天
而不得不爲
皇上亟哀鳴之也查得　會典開載一款京官六年
有准假省墓之例臣今在京已逾一紀矣前於
三十四年三十五年曾以此情兩經奏
請逡巡歲月未奉　俞音深知再三之瀆觸冐
天威亦望　錫類之弘頻開惻隱或寛之一年或假
數月俾臣得從容料理以庶幾無遺憾於將來

儻胼胝土木之餘尚存喘息則從事鞅掌之會敢愛髮膚蓋義不後　君仁不遺親此亦
朝廷礪世磨鈍之要術也伏惟
皇上少垂察焉臣愚不勝感激祈懇之至等因萬曆
三十六年二月初二日具奏

考績乞休疏

奏爲籌 國無功循例當謝懇祈
聖明亟賜罷免以曠臣工事臣 以樗材遭逢
盛世誤叨 簡涯待罪版曹先是二品三年考滿荷
蒙
聖恩准令復職至今感激圖報未遑延至前月二十
二日又歷過俸三十六箇月例應再考矣夫三
載報政踰時有罰王之制也臣 詎敢遂積侫言累
尤聽之清議臣 之分也臣 詎敢匿顧臣 之自考

甚明安忍塗人耳目而臣之罪狀甚著曷可再

辱品題謹自列其不職之尤者爲

皇上陳之夫臣計部也所司者海內錢穀之數也督

催則以足額爲功而不及者罪積貯則以豊裕

爲功而不繼者罪今也帑藏罄懸倉庾罄耻

內供不備每廑

宵旰之焦勞外輸不時常貽

雷霆之譴責九邊待哺既無量沙煑石之能閭左剝

膚後之拯溺救焚之策拮据十有二載經營百

無一裨種種捉露之形俱爲罪案而處處撑持

之計盡是瑕疵即今所有餘辜尚敢侈言考績哉且近緣親甚傾頹以致憂思成疾神情消耗景已迫於桑榆殘喘交侵慮後驚於風燭奄奄殘息尚不知其所終可容再綰地鄉之綬耶況以恕已之心恕人則額無可縮而以責人之心責已則戾無所逃目今郡邑長吏挾冊報滿而來者稍不及格即不准題夫以郡邑而視臣則何如哉內外重輕相去遠矣低昂緩急豈不較然嚴以繩人而寬以律已此心固不容欺於外

吏則苛責其長於大僚則曲覆其短恐亦非
聖主所以提衡宇內而風勵人羣之至意也伏祈
皇上俯鑒愚悃亟 賜罷免應黜幽之典允協而知
止之義無虧矣臣不勝惶懼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初二日具奏

原缺

懇　恩乞假疏

奏爲隆恩難負重任難勝懇乞

聖明暫寬病軀以責後效亟採愚悃以紓近憂事臣

昨以看牲報竣并疏乞骸伏蒙

聖旨卿扶掖看牲足見恭慎今國計空虛邊餉緊急

朕甚軫念卿宜即出悉心計議處置以濟急需毋

得引疾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讀於牀簀間始

而驚繼而泣曰我

皇上之注意務計洞悉困窮如此我

皇上之推腹計臣不棄衰劣如此即臣鼯鼠之技已殫老馬之識久闇然一日視息尚當盡瘁此身仰酬　知遇而臣寔病憊極矣體久尫劣目益昏眵心既怔忡足加蹇痛雖戀此餘生猶醫藥是寄而勉焉就列則旦暮難期且臣聞之事君者貴難不懈謂恭虞共爾位謂慎非者
方澤之役不過跛躄一往而欲以委頓憒瞀之身强濫曹務虛塞責成是不恭不慎之大者也豈惟臣力不能殊非臣心所敢然今

國計邊餉煞眉急矣臣終不遑待全愈而出而討
議處置亦似不必待臣出而決蓋臣部錢糧原
係備用京儲乃年來大半輸之邊鎮而錢糧支
給全賴省直額解乃年來大半縮于虧侵外發
日增內帑立盡勞那不繼別湊無方度今日時
勢非舉朝鼓同舟之誼則臣雖欲悉心計議更
誰爲其議之人非 當宁有破格之施則臣雖
欲悉心處置終不得善處之策凡臣所爲條析
年來 國計登耗之故曾具三冊久在

御前伏乞　聖明俯發　敕下九卿科道公共看詳
各出所見或補苴目前餉于何措或區畫經久
計于何從容臣再加調理旬日勉出赴部矢竭
餘誠以贊末議儻或未能尚圖別
請應軍　國有資而
隆恩可稱塞於萬一矣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
三日具奏

懇　恩乞假疏

奏爲　聖心垂注彌切病軀强起未能仰懇
天恩暫容調理以圖竭力事臣緣殘年久病屢疏乞
休未蒙　慈允呻吟床褥正擬再陳忽接浙江
巡撫尹士价一本遵例類報地方異常水災事
奉
聖旨覽該方報水災該省復有此奏東南民困深切
朕懷該部便看議來說趙世卿司計勞苦當此多
事之日也着即出經畫料理毋得推辭欽此臣恭

繹　溫綸五內騰躍夫君臣相遇自古難之非
相遇之難而相知之難也今以老憊如臣而
皇上憐之曰司計勞苦其知臣也深矣然而非所敢
當也以庸拙如臣而
皇上勉之曰經畫料理其望臣也切矣然而非所敢
諉也心旣愧於不敢當而職復迫於無可諉值
此洪水橫流下民昏墊之日
聖主方惕然修省於深宮臣乃恐冷然偃蹇於卧榻
心非木石能自安乎隨離跋座側循墻而走冀

得勉扶一出以圖仰慰

聖懷俯塞鰥曠而孰知心血虧矣筋力頹矣跬步方旋顛躓卯醉目眊股慄滂泗交橫因念臣之所以報

主者此身此心耳心以神運一息尚存猶能自強身以形用百骸已潰誰能再榮即假之調理尚虞痊可無期儻急於一出不亦立就危地哉其一切水災賑救事宜逐日督率司屬就摒料理恭候

宸斷不敢時刻稍遲有滯

德意伏祈

聖恩暫賜寬假容臣再加調理俟稍能

成歩即趨叩　闕廷捐此髮膚以報
知遇亦豈有愛焉如或稍有推辭是爲負恩是爲欺
巳則臣萬萬不敢形之念者也至於臣近題吳
越漂溺甚酷拯救時刻難稽一疏內比照南京
賑濟事宜動支倉糧庫銀以賑蘇浙等處目今
救災急務莫先於斯東南士民懸望如炙懇祈
聖明留意速
賜簡發東南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具奏

抱病聞言乞休疏

奏爲抱病愈深聞言增愧懇祈

天恩俯賜生還以全末路事臣竊惟四時之序成功

者退立身之義知足不辱臣以菲材殘年嬰此

沉痾宿祟杜門數月百務俱廢精力已銷惟欠

一死乃疊疏乞休未蒙　矜允頃見羣英彙進

深有慶于拔茅連茹之一　爻而讜論盈朝大有

當于君明臣直之一　語時復自諗老病如臣菲

劣如臣奄奄陽羨向後有幾而纍纍積譽從前

莫贓僨獲一言而去上願也未幾而科臣張國儒有虧節之隱刺矣又未幾而科臣胡嘉棟有侵職之明糾矣一議及廷推李廷機黃汝良沈季文而謂臣力排衆議彼時人物見在目前臣所疏陳猶存邸報况黃汝良臣實未嘗與聞乎有無諂附天日可鑒臣不辯也一議及久習虛丕揚而謂臣情私桑梓願久任原議發自撫臣李三才即科臣疏中自言之將謂三才亦桑梓乎有無曲庇天日可鑒無庸臣辯也惟念

朝守非聚訟之門而聞罪有引决之義百年行景尚需論定于蓋棺而四海覩聞詎可强塗于一口人生能幾何卽爲雲爲泥總歸物化人若不自知縱呼牛呼馬皆足反觀顧臣病深矣無暇呆較是非而臣志决矣只宜直任理數天下無極而不返之理則七載地卿豈常任之所天下無窮而不變之數則望八朽質豈不斌之丹臣所祈憐于

皇上者一去之外别無餘說

皇上所加惠乎微臣者一麾之去綽有餘榮及今不
去則四維墜地徒令寡廉鮮耻之夫靦顏九列
不亦輕　朝廷僉壬當世之士哉伏乞
皇上憫臣之病苦果眞念臣之廉耻爲重
大闡弘慈慨然允放則從此餘生俱屬再造亦不至
以有玷之身屢煩
天聽矣臣無任哀懇迫切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
九月二十日具奏

慰留再懇乞休疏

奏為病勢萬分危急部事頃刻難支再懇
天恩矜賜罷歸以全蟻骸事日者臣以痼疾難炎職
司久曠十懇 聖明憐賜放免以延殘喘以重
國計事奉
聖旨卿清慎勤勞國計空虛方資籌畫着即出供職
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時方昏瞶偃臥臣林家
僮傳報接有 慈綸臣乃强起披衣盥沐跪讀
不覺涕泗交集惶恐欲死矣念臣狗馬之年當

此桑榆之日自春徂秋無日不病亦無日不藥近復遍身毒發濃血淋漓左股痿痺痰涎壅塞非不延醫而左匕右劑雜試無功亦自強調而匙飯勺漿屢投輒出驚魂靡定迷畱半榻之間殘息無依寤寐首丘之側自分此生於人世事已矣部事之寢閣多矣人言又復踵至矣

皇上柰何憐臣畱臣而不一賜玦也情苦詞窮敢申未悉伏惟　天恩少寬冒瀆之誅大霈涵濡之澤　特賜罷免以全餘生臣之感

恩卽死不敢怨也爲此不避　斧鑕再瀆

宸嚴無任戰悚隕越之至　寸因萬曆二十六年十月

初十日具奏

兼漕事竣乞休疏

奏為蒙病臣萬難驅策叩

天亟行斥免以全一家微命以終曠代　殊恩事臣以前月十七日具疏乞骸又於條上邊餉疏內再行陳乞候　命至今未蒙　批發然臣猶以兼領漕計猝難弛擔而今從冊從輓盡數過橋報洒報收依期就廩臣始可以討日告竣補牘再請矣邇來精銷骨立氣息奄奄醫人皆謂脉理細微臣亦自覺生理道盡每遇痰作鎮日昏

迷蓋已不知死之爲苦生之爲樂而又何計去之爲是留之爲非但餘喘未終游魂乍復三五孩稚遶榻悲啼聲猶入耳痛輙推心將驅之前發柰有兒女戀父之情將聽其在旁恐貽婦子輿尸之累是臣一日不得去乃臣一家不得生也臣事

皇上不爲不久

皇上遇臣不爲不深雖奉職無狀大負

恩私而叠辱　温綸頻憐勞苦何忍使殘軀千里漂

泊原隰之間弱息數人流離枳棘之會乎且臣材甚薄臣跡元孤撲東難諒於英流媢骨見猜於高誼值玆疴𢡟淵滌無能塗𡋯婦以丹鉛㮣自難施面目揑老人之漏刻是為全無肺肝展轉圖維愈增苦楚總之千言萬語着脚止求一歸即

皇上全始全終到頭不免一斥伏乞　天恩憐臣孤苑至情察臣狗馬眞病　慨諭內閣亟擬斥還則上伸公議下慰私情凡異日幄𢈔之恩毫無

敢冀而他年環草之報雖死不忘矣臣無任激

切月干悚息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具奏十

三日奉

聖旨目前經費匱乏之卿爲計臣急須經理何得屢疏

求去着卽出供職不必再陳吏部知道

衰病乞休疏

奏爲病勢愈沉喘息將畢泣懇
天恩允賜生還事自臣憂病纏連一生九死搶地呼
天乞休累牘
皇上視爲厭聞外廷視爲套語臣亦幾於舌橋頰禿
情詞俱窮矣然臣危急之衷不得不瀝血陳之
君父之前臣備位司農非以足　國裕民爲職者乎
乃自涖事以來精神雖耗毫髮靡增內之老庫
空別署空外之閭閻空邊徼空誰司

國計而至此極以官守論即顯斥臣尚有餘辜當去者一人之精神盛衰有候而臣以顛毛種種氣虛痰盛近日之內沉篤愈甚不絕如綫語恍惚而若譫事徒忘而若謎夫當精神稍強之時支持已無寸效而復責料理于與死爲鄰顛倒錯亂之日萬萬不能當去者二君臣之義休戚相關與其死而惜之何若生而憐之如侍郎楊時喬楊道賓一以久病而死一以猝病而死此二臣亦嘗屢疏告去

皇上儻早聽其去縱不能續殘使長亦得生還鄉井
而卒至於滸魂旅邸扶櫬道途諒於
覆載之仁亦所不忍臣今日病勢倍苦二臣
皇上不放臣去則　輦轂之下續二臣而三矣當去
者三竊計
皇上不肯即放臣豈以臣猶戀戀于此乎幻形泡影
叨月踰涯朝菌餘生消受有幾秪緣臣雖不肖
叨備九列掛冠之舉義難恝然必俟
皇上俞允便可一辭而退此臣硜硜微衷而不虞顛

踣至今流而爲頑鈍寡恥之儔
盛明之朝豈無節士而使之進退維谷不死不休鍾
鳴漏盡貽笑人世
皇上亦任樂有此臣也且臣部左侍郎李汝華總督
倉場侍郎孫瑋二臣新奉
明綸就道在卽臣之釋肩應有日矣惟
皇上一面慨允臣去再　勅臣部一面敦促前來在
臣得遂首丘之願而部事亦無耽閣之虞此臣
不憚瀝泣哀籲

天聽生晋殘喘死得瞑目者也情迫詞舛伏惟
垂察等因萬曆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具奏

衰病乞休疏

奏為懇　恩少開生路以廣

皇仁事臣索居僦邸削乞經年往年游應乾楊時喬

楊道賓之相繼而逝也不能無懼心近見詹沂

之家　恩而歸也不能無羨心其懼也狐兎之

情恐至為三臣之續其羨也塤篪之比亦冀無

終日之淹頓頻叩

宸聽頻省有日而局促病榻

賜玦無期則臣之憂也滋甚轉輸不繼憂在邊防濡

滯莫裁憂在臣紀而卧榻從政則其憂又在公評矣若夫臣之景逼崦嵫而疾擾狗馬又其區區無足道者伏乞

皇上自爲邊防計爲臣紀計更以其餘而爲臣之廉隅計立

賜罷休俾遂首丘則臣世世世銘鏤豈敢一日而忘

君父之大恩乎等因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具

奏

奏爲春王布令　聖德同天懇

恩放免以廣生生事竊惟四時之序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至冬極而復春也芟拂發榮茲其時矣人君之尊如天其發號施政亦御天乘時以出者故遵埀宜藝協其候也洪愚屏德昭其機也推

恩敷德鼓其仁也渙居滌穢疏其和也恭值萬

曆三十八年春正月矣我

皇上體天運化注念民生至春彌切乃君臣愚亦秉

生於大塊間者蝘臥斗室盡屬疲痺之精神鼓
負山靈殊鮮支吾之伎倆逢玆春日夙疾頻增
萬苦千辛只欠一去故驚網羅而爲蛛隱大義
固所難逃即煎熬參术而乞香居制命有難直逢
止有泣顴　洪慈早傳　罷吉以度犬馬餘生
而順時綏澤大沛瓊林迅撤消使並以贍天下
之生則薄海內外孰不鼓舞於堯天舜日之內
乎
明斷即是春暉放生洵同雨露臣無任屏息俟

命之至等因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具奏

原缺

皇上鑒茲一糚之眞誠 乘此蒼穹之赫怒旨斥臣
歸以答嚴譴即雖瘞骨九原亦庶乎其瞑目矣
等因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十日具奏

衰病乞休疏

奏爲萬苦熏心籲

天矜察事臣以老病前乞三年不謂

天高未蒙省察自臣之出也此番已十四年矣中間

遭值順逆悲愉不一而足總之骨肉關情理難

自愬故敢不避煩瑣再爲

皇上縷陳之查得

令甲在京大小官員有六年省墓之例有妻喪歸

葬之例有送幼子還鄉之例歷來臣工皆蒙體

悉非自今日始也臣出一十四年於例合應兩次省墓昔年待罪倉場與今兩次考滿俱荷貤恩贈及祖父乃臣羈跡京華曾無片楮以達泉壤是尚可以爲子乎六十年糟糠之妻在殯十年骸骨已朽至今未得懇官一視是尚可以爲夫乎子女七人呱呱旅邸倏忽一紀未見先臣之丘壠雖則鼠輩實亦大造所生成者柰何令其飄零如此是尚可以爲父乎生人大倫祖宗父母夫妻兒女強居其半乃臣一縣抹煞絕不關

情致令鄉人謂臣戀戀五斗不篤彝倫也有臣
若此於
國何裨則亦靦然人世貪戀而强行者耳比者疊
中痰疾牙關緊急觔脉拘攣舉家徬徨號呼發
屋知交聞之無不酸鼻則又無計可施爲臣叫
撤
九閽矣伏乞
皇上察臣極苦之衷查臣所引之例倘非虛舛於諸
例中假臣一條容即解任前去料理以少盡骨

內之情不則永削臣籍勒令退休以爲三年杜

門曠職者之戒則臣舉家存歿無不感激

洪恩世世啣結無窮時矣臣愚不勝激切籲天祈懇

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一日具奏初

三日奉

聖旨卿司計日久備極苦心朕方倚任老成何屢疏

求去着遵旨即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

跋

先大父熱血冰心葵諸

天子海內共相推許亟小子所

敢贅至若一生籌

國手口俱瘁尤在司農奏

議一書先是計曹諸君子

奉為著蔡付之黎棗而九
我先生復華袞其前勤
在民部先大父心事庶幾
不朽第年來
國家多事量沙畫餅動輒
撏糧每讀先大父一字為

燭照至今杪忽不爽益愈
瑣珉之徵之者戶外履恆
滿先君子日日走民部中
快而奉焉仍不足以給其
求無何而有淮之役嘗私
謂礿曰爾大父幾十年爲

國為民不欲人知其為奏議
不過萬目愴心迫而露
於章疏非斥之浮楮墨
博觀覽也藏于以業不可
輦而致諸家而四方有心
世務者索之若無以應盡

梓諸惟時董村鳩工克良
克善駸駸乎告從事矣忽
及服而東入粤遂未果嗟
乎先大父畢世籌畫
聖天子亮之詠焉人紳欽欽而為
之子若孫者不能壽其言

而亡諸天下此先君子之所不暇而亦不肖孤之日役皇之者也近以蔭庇溢等大梁幸際

國

主仁賢藩政不擾敢復目循無以告先君子乃

理前編重煩剞劂謂大
父之靈藉茲永久抑聊以
見先大父立朝一時都咈
諫行言聽光景云爾書成
灝沸謹誌於後
旹

崇禎甲戌孟夏吉旦

閩藩左史元孫濬杨薰沐叩

首謹識

前明國脉擊喪自神宗於覩司農諸奏其據以憂患可謂老成使其言用詎難中興惜不以將言慰之即以留中閣之也江陵當國不協泰而比讀畢規見司農君概不為司農惜甚為明惜耳

後學韓煉跋